

【闲读随笔】

读书人的社会理想与抱负

□赖配根(媒体人)

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长期在哈佛大学从事房地产研究的学者朱小棣,近年来连续在国内出版了书评书话《闲书闲话》、《地老天荒读书闲》和《闲读近乎勇》三本书。

朱小棣自幼熟读鲁迅,对真实保留着自己特有的甄别方法。读书也是这样,就像他所说的:“越是作者或是读者大众标榜和指称的主题立意,越不是我关心留意的界面。偏爱往那边边角角,去搜寻我自己喜欢和感兴趣的东西,而且也总是能像淘宝捡漏儿似的,找到三两处让我有意外收获的地方。”就是在这些淘宝捡漏儿意外收获之处,朱小棣

体现出自己作为一位读书人的社会理想和抱负。

《闲读近乎勇》中的一些篇目,曲折地体现出朱小棣对国民性、文化精神的批判。他对国民性的批判,主要从对语言和奴性的批判中体现出来。在对国民性的批判中,他又对知识分子劣根性的批判着墨颇多。这类批判曾通过叶圣陶之口体现出来:“自古以来,做官好像就是知识分子的专业,固然有些官儿并不是知识分子出身,但是知识分子的共同目标就是做官却是事实。

温源宁、胡适、叶公超等人一生均为“学而优则仕”,但朱

小棣发现,他们为学时威震士林,为官时却难展宏图,认为这是“一代学子之不幸”。这些人为官后均又回归书斋。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最令作者信服。比如,朱小棣在《鲁迅书话》中看到:“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语言为百姓日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语言铭记着民族性。作者通过批判语言来批判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在读叶公超先生的著作时,作者注意到叶公超这样的观点:“中国文字的特殊力量,无论文言或白话,多半是寄托于

语词上的,西洋文字的特殊力量则多从一句或一段的结构中得之,有时语词的力量也可以运用到相当的程度,但终不及句段的力量来得可观。”朱小棣学贯中西,看到这一观点不禁感叹,直到今天,中国人仍然还没有从热衷于辞藻而缺乏说理与纪实能力的弊病中解脱出来。中国留学生在西方课堂上的不适应,一个重要原因便在于两种语言所蕴含的思维方式不同。以东方式思维驾驭西方式课堂,显然力不从心。若跳不出这一思维窠臼,就可能只是把工夫用在“辞藻”上,却无益于逻辑思考能力的提高,学不到西方文明的精华。

【好看小说】

最绝望的念想,最悲恸的守望

□杨春艳(家庭主妇)

跟着儿子一起迷上了日本作家东野圭吾的推理小说,不知不觉竟然读了十几本,其中最让我震撼的是刚读的这本——《白夜行》。

之所以感觉震撼,我觉得不仅仅因为它是个长篇巨作——篇幅长,时间跨度长,涉及的人物众多,推理的过程紧张而出人意料,更因为它的情节设计独特。它对两个男女主角的叙述和刻画方式不同寻常,结局更是匪夷所思。东野擅长将不合理之处描写得合乎情理而且不落俗套,这篇小说也不例外。

小说中男女主角通篇似乎没有任何接触:帅气阴郁的桐原亮司和美丽出众的唐泽雪穗如陌生人一样过着各自的人生,可是只要和雪穗有紧密关联的人总会发生各种各样、或大或小的不幸,而这些人也都伤害过她或可能会对造成伤害,先是她的生母、同学、闺蜜,后来便是她的养母、继女。是谁在这背后执著地帮助、殚精竭虑地守护着雪穗?我只能在东野的若隐若现、不着痕迹的描写中猜测是亮司,在蛛丝马迹中感受着他们不能在阳光下享受爱情的痛楚,因为他们的爱情充满了悲恸、绝望、无助和凄凉。小说的结尾更是让人唏嘘不已:亮司被警察追赶时以惨烈的方式自杀,目睹这一切的雪穗却摇摇头说不认识亮司,这样的结尾让我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悲凉!

《白夜行》将无望却坚守的凄凉爱情和执著而缜密的冷静推理完美结合,同时也揭露了那个时代日本最底层人民的艰难困苦的生活以及因之所迫而被扭曲的心灵。两个11岁的小学生是无力与长辈们荒诞、无耻和变态的行为抗争的,于是他们采用了残酷的方式来救赎他们的爱情。19年的躲避和凌乱压抑的生活犹如电影片段一般充满了悲怆、悬疑,为了生活和躲避警察的追踪,他们制造和设计了许多离奇事件,伤害甚至牺牲了周边无辜的亲人和朋友,从此让自己的人生离“只希望能手牵手在太阳下散步”的美好初衷愈来愈遥远。

读书的过程充满了疲惫和沉重感,也让我对可怜、美丽而又冷酷的雪穗产生了好奇,因为童年的阴影而搭上了自己以及众多人的人生,多么得不偿失啊!人生是个艰难的旅程,一切充满了不确定,是温情而从容地勇敢面对,还是险象丛生地行走在悬崖峭壁上?雪穗说:“我的天空里没有太阳,总是黑夜,但并不暗,因为有东西代替了太阳。虽然没有太阳那么明亮,但对我来说已经足够。凭借着这份光,我便能把黑夜当成白天。我从来就没有太阳,所以不怕失去。”最终亮司和雪穗迷失在了一条不归路——在白夜中行走!

一本书能影响一个人的一生,一本书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沉静的阅读在今天已经越来越难得,然而只有阅读才能滋养我们的心灵。

喜欢一本书,或者喜欢许多本书,只要发自内心,只要曾经有所感有所悟,不论当下的新书还是过去的经典,都可以写出来与大家分享。篇幅无需太长,言简意赅千字文足矣。

投稿邮箱:
qlbook@163.com

【书店风景】

香港购书记

□李东文(行政人员)

去年秋天的一个周末,在香港,看完话剧,吃完夜宵后告别友人,一个人坐电车准备回酒店,突然想起周末通宵营业的诚品书店就在附近,于是下车,步行过去。白天,这里到处是拥挤的人群,但到了午夜,街道幽静得可以拍文艺电影。

诚品开张的第一天我也来捧场了,人声鼎沸,排队结账都花了我半小时。但此时,午夜的诚品,顾客寥寥,我有种恍若隔世的不真实感。随手拿起一本钟晓阳的《流年》,一下就看得入了神。

环境太安静,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当我脖子酸痛下意识抬头时,发觉全是书架和书,没有一个人。后背有凉意,拍鬼片?放轻脚步向前走。自己的脚步声都令我不安。猛地看到一位头发花白的大叔坐在转角处低头看书,像我刚才那样。又向前走,突然冒出半个人来,我大大地哆嗦了一下,原来他的腰以下被服务台挡住了。

其实周围还“隐藏”着不少人,我又找到了十来个人。无人言语,时空诡异。一颗悬在半空的心终于落到实处。站定,注意力回到书上:有

双眼睛专注地盯着我。那是一本新书,《质数的孤独》,封面是个双目炯炯有神的年轻男子的高清照片。台北的“寂寞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品,一个孤独,一个寂寞,不是绝配是什么?

作者是一位粒子物理学博士,又吓我一跳。我有一点粗浅的物理基础,知道粒子物理的水很深,物理学博士,崇拜!再看文字,有种安静的气质,很喜欢,90港币,不算太贵。回家上网一查,才知道这是本被命名为“畅销书”的书,在上海译林出版社2011年已经出版了,网上不用20元人民币。

相对于国内的大部分小说,这是一本生活化的小说,矛盾冲突没那么明显,安安静静地讲故事,由大量的生活细节组成,结构也不是那么紧凑,娓娓道来。这样的气质,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会被称为“畅销书”,虽然它的确挺畅销。

我喜欢《质数的孤独》,可能因为书本身,也可能因为这书购于深夜。深夜于他乡泡书店,对于我这种终日为生计奔波的人来说,奢侈、浪漫,还有一点小幸福。

【灯影书香】

只有梦魂能自由

□阿布(自由职业者)

十几年前的一天,路过一废品收购点,看到地上有本旧书,便拿起来翻阅,老师傅见状,笑着说:拿去看吧。心花怒放的我拱手道谢。

这本书就是沈钧儒先生的诗集《寥寥集》。

沈钧儒(1875—1963),著名爱国民主人士,自幼聪慧,有七岁(实为五周岁)能诗之名。徐志摩是其表侄。《寥寥集》初版于1938年,邹韬奋作序,1944年再版,两年后印行三版,1978年,又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宋庆龄作序,郭沫若写跋。我手上的就是三联书店版本的。

邹韬奋在序言中说,“我是偏于情感的人,沈先生是极丰于情感的人,这也许是我喜欢读他的诗的一个原因”。沈钧儒写了许多对夫人的悼亡之作。“君影我怀在,君身我影随。重泉虽暂隔,片夕未相离。俯仰同襟抱,形骸任弃遗。百年真苦笑,只许两心知。”(《影》)1936年,因积极投身抗日救国运动,沈钧儒与章乃器、邹韬奋等人被捕,为著名的“七君子”之狱。他曾回忆了狱中的生活,“韬奋、乃器日以作文自三千至五千字为率,造时译书,千里、公朴亦写文,公朴且学为诗,我在看书写字外,觉得到处充满了诗意。”在《自由》一诗中,他呐喊道:“天地一桎梏,万物皆戈矛。俯

仰苟苟安,藐焉非所求。吾欲乘风驾螭蹑九州,吾欲披发请纆复大仇,不饮黄龙誓不休!呜呼!此境只向梦中求,只有梦魂能自由!”

1937年出狱后不久,日军进攻上海,在淞沪抗战期间,沈钧儒身体力行,亲赴前线。“微躯不自恕,历碌勉能支。瓦砾连村路,轮蹄落照时。夜行军事急,夜旷弹声嘶。且扑衣尘坐,将情语爱儿。”(《夜归》)面对国破家亡的残酷现实,沈钧儒悲愤不已,慨然而作《诗人节题屈原遗像》,“屈子沉江日,贾生痛哭年。欲寻人外世,为问古时天。悄悄复仇志,悠悠独醒篇。诗人今不作,此意更谁传。”

我钟爱这本书,一因其内容精彩,二因其装帧精美。书是传统竖排,色调清雅,开本不大,但给人神清气爽之感。淡黄色的封面,一丛写意的米色兰花,如吐芳香,借喻沈钧儒的君子之风,洗练含蓄,韵味十足,使读者在开卷之初就能够感受到浓浓的温情与敬意,空间布局,惜墨留白,真是珠联璧合之妙品,充分展现了中国现代风格的书卷之美。本书的装帧是曹辛之(1917—1995),他既是自谦“画书皮子的”装帧大家,是书籍装帧界获得“韬奋出版奖”(第三届)的第一人,又是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颇有名气的诗人。

诚然,诗人的心是相通的。

【编辑在读】

本期登场:龚海



甲午战争再回望

今年是甲午战争120周年,那场颠覆清王朝命运、改变亚洲格局的海战,在传统的教科书中,只是被冠以侵略、不正义的字眼,让我们满含着屈辱和血泪。

这本书似乎在帮助我们确立另一种历史观,这场不正义的战争从一个侧面讲,倒是打破中国旧有体制的起点。书中避免了令人乏味的悲情叙事,历史描写比较客观,作者平心静气地比较了中日两国的改革群像:明治天皇与同光宣三帝,明治精英和洋务大臣,拉在一起,颇有意思,同时让人思考中国战败背后更深层的原因。

国人在屈辱之后往往义愤填膺,日本人则不同,他们习惯向战胜自己的敌人学习。最早学习中国,不过在这场战争前的30年,得知《海国图志》在中国的悲惨命运时,日本的启蒙者们就断定大清国气数已尽,为了不重蹈中国人的覆辙,他们开始考虑“脱亚”,向西方学习,为日本开出的强盛方略就是“速造蒸汽船”。

让人感慨的是,1866年,由福泽谕吉翻译的《西洋事情》在日本创下25万册的销量,而早于它20年的《瀛环志略》,经历20年非议后才成为同文馆教材,作者徐继畲更是命运多舛。仅一本书的命运,就显露出中日两国的变革取向。今日再读这段历史,仍然让人惋惜在变革的关键节点上,我们步子迈得大小。不变不足有自新,以史为鉴,依然会感到我们任重道远。

《首败:甲午年的中日决战》

师永刚 张凡 编著

凤凰出版社

新疆发生过什么

月初发生在云南的暴恐事件,让人再次聚焦新疆积聚多年的问题与矛盾。上百年来,国家对治理方略几度调整,新疆的经济发展如今日趋赢得民心,但频发的暴力袭击事件,仍让人思索如何更好地弥合民族矛盾,消除维汉隔阂。

包尔汉经历了民国新疆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自民国开始到上世纪60年代,新疆主政者换了一茬又一茬,杨增新时期包尔汉是海关关税检查委员、迪化第一任汽车局长;后来金树仁把他当作亲信,派往德国采购军火;盛世才时期,他又参与组建盛的核心组织“反帝会”并担任该会要职;盛世才离开新疆后,省主席职位轮流转,从吴中信、张治中到麦斯武德,人均在位不足一年半;到最后,反倒是他从民国末代省主席一直主政新疆到1955年,到“文革”前夕,还都是新疆的风云人物。

由包尔汉来回忆新疆历史,再恰当不过。五十年间,新疆有多少不为人知的事情,这本书一一展现,其中可以窥见各种思潮和势力在新疆的左冲右突,让我们明白,新疆的现在是因为有它的过去。

《新疆五十年:包尔汉回忆录》

包尔汉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本文作者为要闻中心编辑)